

图5
JZ1B
覆盆柱础图8
JZ1
出土瓦当

考古中国主题宣传

辽上京城遗址发现大型皇家建置

汪盈 董新林

辽上京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朝是由契丹人创建，汉人居住的多民族王朝。辽朝的政治理念和都城制度都对后世，尤其是金、元、清三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辽朝一共建有五京，其中，辽上京是辽朝五京中营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地位最为重要的首都，其他四京为陪都。

辽上京城遗址主要由皇城、汉城南并列构成，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自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城遗址开始展开科学系统的都城考古工作。2011年至2021年的考古工作都是围绕都城布局和沿革而展开，新成果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皇城遗址内普遍有辽、金两代叠压，而且辽、金两代建筑的布局朝向、规模等级都有很大变化。因此制定了目前的工作原则，即在全面记录与遗址保护的前提下，必须对遗址的关键部位解剖到底，找到辽代始建的遗迹，为研究辽代早期都城形制布局提供准确的考古依据。

第二，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在穿透辽代遗迹层之后，找到了辽代皇城四面城墙的遗迹，首次从考古学上确认了宫城的四至范围，以及辽上京城环绕宫城的都城格局。

第三，通过皇城和宫城的城门、主要街道和宫城轴线建筑等多个方面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辽上京城、宫城在辽代的朝向是向东，存在东向轴线。

第四，通过对皇城西南部的西山坡大型佛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明确了其佛寺院落也是东向布局，是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皇家寺院，更正了以往认为是早期宫殿遗址的认识。

第五，通过有层位关系的遗址的考古发掘，初步建立了瓦当等建筑构件和瓷器的编年。

综合十余年的考古工作可知，辽上京城城内环套宫城，宫城内大型建筑和皇城西部高地的大型佛寺均为东向。根据考古钻探资料可知，皇城南部堆积很厚，多达4米左右，而且存在大量考古发掘空白区。因此皇城南部主要建筑在辽金两代的朝向和形制，成为辽上京城市考古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为进一步了解辽上京城遗址布局和沿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于2022年6月至10月对辽上京城皇城南部的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编号2022JZ1)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图1、图2)。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和高度重视下，辽上京考古队依托考古发掘工地还圆满完成了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的培训工作。

2022JZ1位于皇城南门大街的西侧，建筑基址地表保存较高。根据考古调查和勘探，此处是以JZ1为核心的一组南向院落。从发掘设计开始，就明确学术目标，结合城市考古和建筑考古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要求，采取相应的考古发掘和记录方法。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是屋顶、屋身、台基三段式结构。发掘的建筑基址通常只保存了台基部分。屋身部分的柱子底部由柱础承重，柱础下还会在台基中重新夯筑更为致密牢固的碌墩结构，以加强承重。因此，我们对大型建筑遗迹的发掘要求就是尽可能找到台基四至，确认能够体现柱网结构的础石或碌墩布局。由于一号建筑基址规模庞大、保存较好，我们采用发掘一半的揭露方式。未发掘部分做探沟试掘，以验证遗迹的完整情况。精选在柱网分布位置进行局部的关键性解剖发掘，一直清理至生土。从而确认了一号建筑从始建到废弃共有三次大规模营建。幸运的是，我们用非常有限的发掘面积，确认了三次营建准确的台基四至和柱网布局。

一号建筑基址地表即为建筑遗迹。按照发掘顺序，遗迹时代从晚到早依次编号为JZ1A、JZ1B和JZ1C(图3)。

辽代始建的JZ1C于生土上起建长方形夯土台基。前出月台和踏道，后出慢道。台基地面铺砖、各面边壁包砖，包砖外不做散水。根据碌墩的平面布局可知，台基上的殿身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图4)。

辽代改建的JZ1B是该建筑规模最大的一次营建。台基在JZ1C基础上扩建，四面都有扩大，台基明显抬高。前、后均出月台。台基、月台地面铺砖，各面边壁包砖，包砖外不做散水。虽然台基、月台破坏严重，但仍可以根据残存的包砖基槽确认其准确四至边界。根据残存的一个原位的石质覆盆柱础和碌墩的整体布局可知，JZ1B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图5)。

金代改建的JZ1A是最晚一次营建，建筑规模明显缩小。台基在JZ1B的基础上有所削减，直接在JZ1B台面上抬高一层铺设砖面。台基面阔约43米，进深约27米。前出大月台，两侧有踏道登临；后出月台，两侧有慢道登临(图6)。台基、月台地面铺砖、各面边壁包砖，包砖外做单层铺砖散水。其中，北月台东侧慢道的砖砌象眼保存基本完好(图7)。根据残存的部分原位柱础和碌墩布局可知，JZ1A殿身面阔七间、进深四间，殿内中央设坛安置塑像。

JZ1三次营建均为南向大型殿址，而且轴线位置基本没有改变。JZ1出土文物主要包括建筑构件、陶器、泥塑、铜钱等(图8)。A、B、C三期的时代分别对应金代、辽代中晚期和辽代早中期。

本次考古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增进了对辽上京城遗址布局和沿革的认识。2022年度发掘的一号建筑基址，是皇城南部一处大规模的长方形院落的中央大殿，是目前所知辽上京城城内规模最大、南部区域地表保存最高的建筑基址。JZ1及其院落是辽金两代多次营建重叠的复杂遗迹，建筑朝向在辽金两代均为南向，院落的轴线方向、位置和整体规模、布局在辽金两代沿用未变。这是首次在皇城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南向大型建筑，是一处建筑体量庞大的皇家建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次发掘是在城市考古、建筑考古发掘理念和方法上的一次成功创新实践。发掘确认了JZ1三次营建保存下来的夯土台基、柱网结构和相应的地面关系，见证了这座大型皇家建置在辽金两代沿用和改建的史实，增进了对辽金时期建筑基址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的认识。三次营建的建筑规模、殿身形制结构、夯土基础做法和碌墩结构等均有所不同，体现了该建筑的时代特点和等级变化。

一号建筑基址出土的瓦当等建筑构件、陶器等标本，具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是判断JZ1三期营建时代的重要基础依据。这些新材料有助于进一步建立辽上京出土文物的年代序列，推进多学科多方面的综合研究。

根据《辽史》记载，“(宫城南门外)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南曰临潢府，其侧临潢县。县西南



图1 辽上京平面示意图和发掘位置图



图2 辽上京城遗址全景和发掘位置(西南-东北)



图3 JZ1三次大规模营建的台基东北角(北-南)



图4 JZ1C碌墩



图6 JZ1A发掘后全景(东-西)



图7 JZ1A北月台东慢道砖砌象眼(北-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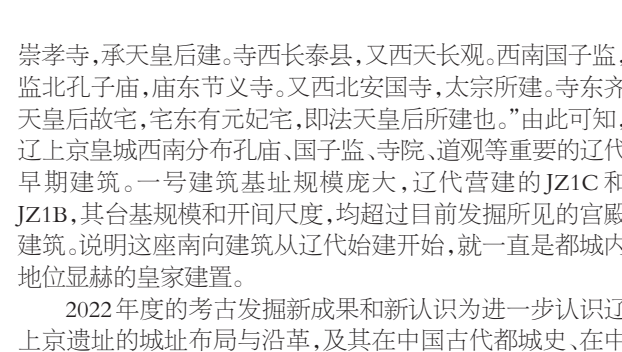


图8 崇孝寺、承天皇后庙等遗址

崇孝寺，承天皇后庙。寺西长泰县，又西天观。西南国子监，监北孔子庙，庙东节义寺。又西北安国寺，太宗所建。寺东齐天后庙，宅东有元妃宅，即法皇后所建也。”由此可知，辽上京城西南分布孔庙、国子监、寺院、道观等重要的辽代早期建筑。一号建筑基址规模庞大，辽代营建的JZ1C和JZ1B，其台基规模和开间尺度，均超过目前发掘所见的宫殿建筑。说明这座南向建筑从辽代始建开始，就一直是都城内地地位显赫的皇家建置。

2022年度的考古发掘新成果和新认识为进一步认识辽上京城遗址的城址布局与沿革，及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资料。

2022年度考古发掘结束后，辽上京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保护性回填。辽上京考古队和巴林左旗人民政府十余年来，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不断推进辽上京大遗址的保护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府和文物局的关心和支持下，2022年底，辽上京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是内蒙古地区第一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以此为契机，辽上京考古队继续与巴林左旗人民政府一道，致力于辽上京遗址和辽祖陵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进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金上京遗址2022年考古收获——发掘揭示皇城东南部建筑基址

赵永军 刘阳 田申



金上京城，即上京会宁府遗址，是金王朝的早期都城，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阿什河左岸。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称帝，至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至中都燕京(今北京)，金朝以上京为都城，前后经历四代皇帝统治，历时达38年。

金上京城由毗连的南、北二城组成，平面略呈曲尺形。两城总周长约11千米，总面积6.28万平方米。城墙上有马面、角楼等防御设施，并有多个城门，有的城门外加有瓮城。

着眼于保护与科学研究的双重需要，根据上京城遗址的面积与遗迹、遗物分布情况，以及上京城的保存与研究现状，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金上京遗址考古工作计划》，该工作计划获国家文物局批复立项，于2013年启动实施。

2013年以来，先后对外城城垣、外城门址、皇城及其城外大街道路系统开展考古发掘，并重点对皇城及南城开展较为系统的考古勘探，大致了解了皇城的建筑布局、特征和范围。

为深入了解皇城内部建筑的基本特征和历史沿革，2022年6月至11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联合对金上京遗址皇城东南部建筑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

通过勘探，在皇城的东南部区域明确了四座相同结构和规模的建筑基址分布，2022年度选择了东南角的1座进行发掘，编号为1号台基址(TJ1)。1号台基开口在表土层下，平面呈长方形，夯土基础，东西长42.1米，南北宽13.4米，最高0.4米。TJ1由黄褐色土夯筑而成，夯土层厚0.9米，夯层不明显，质地较坚硬。台基表面较平整，中部略高，台基上残存少量铺地砖。台基上均匀分布着4排11列共44个方形的碌墩，碌墩边长1.4~1.5米，其上残存础石残块，础石下铺细沙找平。经解剖可知，碌墩打破夯土及生土，厚约0.9米，口大底小，自下而上，以碎砖瓦和黄黑色土交替夯筑，每层厚0.05~0.07米。

从碌墩柱网分布上看，台基整体为十开间三进深的布局，共三十间。以碌墩中心点测，东西间距约4米，南北间距约3.8米。台基边缘筑有宽0.4~0.5米的包砖墙，包砖墙外侧有方砖铺设的散水。台基南侧边缘东西四分之一的位置各有一踏道，形制相同，长条青砖横立形成台阶状斜坡，南北长1.7米，东西宽2.2米。其南侧有1条东西向道路与两座踏道连通。台基周围的倒塌堆积分布有一定规律，集中分布在台基的北、东、南三侧，西侧基本不见。出土大量的瓦件，以板瓦为主，仅有极少量的筒瓦。台基北侧清理出两处大面积木炭堆积，明显可以看出木构件的痕迹，木材树种经鉴定为松木，推测是木窗框构件残留。

该建筑基址的东侧清理出一座小型房址，编号F1。其西侧依附1号台基址而建。F1开口在表土层下，南北长7.2米，东西宽3.6米，仅存北墙砖基保存完好，墙外铺有散水砖。东墙和南墙遭破坏已不见，屋内地面铺有青砖，房址东部筑有带三条烟道的砖砌火炕，火炕东西宽1.48米，南北长5.7米，东南角有一灶址与火炕相连。灶址为砖筑，由操作间和火塘组成，火塘北侧有三条出烟口分别连接火炕的三条烟道。房址的门道开在南墙上，虽然破坏严重，但门址基础尚可见，门外南侧有铺砖甬路通向外面南侧。推测F1为1号台基址的守卫房，建成年代稍晚于1号台基址。

1号台基址周边共清理出附属的道路遗迹3条，其中2条为青砖铺筑，1条为石子夯筑。发掘区东南部的砖路编号L1，发掘部分呈L形，由长条青砖铺筑，宽0.9~2.2米，西部保存较好，东部铺砖缺失严重，但铺砖用的白灰痕迹明显可见。L1的东侧与TJ1的散水相接，并且连通F1的门。1号台基址南侧的石子路编号L2，平面呈条形，东西平行于TJ1铺设，同TJ1夯土直线距离2~2.2米。连通1号台基址南侧的两个踏道。路上层由河卵石铺设，河卵石下为垫土，路中最厚，厚约0.2米。路南北宽约3米，发掘部分东西长39.75米，继续向西延伸。L3位于TJ1的北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平行于TJ1铺设，同TJ1夯土直线距离2.7~2.85米。L3为砖砌路，路面由长条青砖横立向砌，残存1~17排，仅一层，青砖下为一层沙子垫层。L3遭受破坏较严重，残存东、西两部分。路东部分残长3米，残宽1.2米。路西残存部分残长6米，残宽1米。

1号台基上未见取暖设施类遗迹，加之仅极少生活类器物的出土，可以排除其用于居住的功能属性。结合该建筑基址所处皇城东南角的位置，推测可能是皇城内重要建筑址附属的府库类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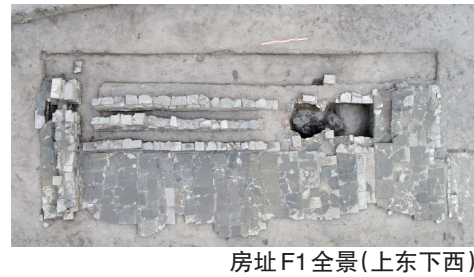
通过对台基址的局部解剖发掘，发现了多处早晚叠压地层。在建筑基址台基西北侧的1号解剖沟(G1)中发现了两座窑址，两座窑址开口在1号台基西北侧夯土以下地层中，其中1座大部压在1号台基的夯土下。另外1座完整揭露，位于其西侧，与其平行分布，为馒头窑，半地穴式，南北向，残长7.2米，最宽处4.35米。由操作间、窑门、火道、燃烧室和窑床构



1号窑址全景(上下西东)



L1全景(由东向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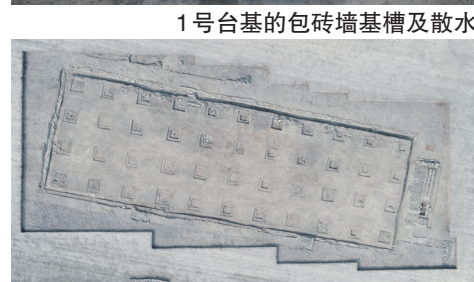
房址F1全景(上东下西)



1号台基建址址的东踏道(由南向北)



1号台基的包砖墙基槽及散水



2022年发掘区全景航拍(上下南南)

成。除了操作间直接掘土而成，其他皆由耐火砖砌筑，窑上部坍塌，基础部分完好。窑床中部已烧成青灰色烧结硬面，其余部分呈砖红色。燃烧室和操作间内有少量木炭残留，经木炭分析，该窑址是以木柴作为燃料。操作间内出土了铜钱、铁削刀、铜簪、陶器残片等器物。两座窑开口在同一层位，位置紧邻，应是同时建造的，推测是营建皇城时烧砖所用。窑址和建筑基址的年代皆为金代，窑址要早于1号台基址。

在1号台基北侧的2号解剖沟(JG2)及西南侧的3号解剖沟(JG3)内，皆在1号台基的夯土下清理出早期的夯土及碌墩遗迹。1号台基南侧的4号解剖沟(JG4)内，在1号台基周围地面的地层下也发现了早期的夯土及碌墩遗迹。可见在1号台基址建成以前该区域存在大量的早期建筑。

综合看，此次所发掘的遗迹年代皆为金代，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期。其中窑址的年代最早，大致为金代早期。同时期该区域还存在一些建筑基址；其后，在金中晚期建造该区域官殿建筑时回填了窑址以及早期的建筑基址。

发掘出土器物主要为建筑构件，包括大量的砖瓦和建筑饰件，其中瓦件以板瓦为主体，极少量的筒瓦。少量陶器残片，器型有盆、罐、盘等；铁器以大量铁钉为主，铜器有铜带扣和铜簪等。少量铜钱，以宋代钱币为主。

本次发掘所揭示的金上京城皇城东南角建筑基址结构清晰完整，建筑布局规整有序，有整体规划性。尤其是多处早晚叠压遗迹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该区域至少存在金代早晚两个时期的遗迹。所获资料对了解金代建筑技术、皇城内建筑时序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全面深化认识金上京城遗址布局与沿革增添了重要的考古学材料，将进一步推动金上京都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并为金上京遗址的有效整体保护提供学术支撑和科学依据。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